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青樓夢 第十一回 詩感花姨 恨驚月老

話說挹香與月素同至園中，見牡丹開得□分華麗，花容嬌豔，不減洛陽春色。魏紫姚黃，嫣紅嫩綠，濕露迎風，盡屬可愛。

二人在花前對酌，直飲到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。挹香對月素道：「如此名花，豈可無詩句酬之？」月素道：「酒澆塊壘，詩慰寂寥，正今夕之興。然須吸斗酒，豪吟百篇，勿使李青蓮占美於前。」

挹香道：「妹妹風流豪爽，不讓古人。」乃斟一巨觴，遞與月素道：「滿飲此杯，聊潤詩腸。妹請先吟，我當繼後。」月素接過，一吸而盡，道：「興到便吟，不分先後了。」因將《玉樓春》為題，即揮成一律。詩曰：

魏紫姚黃品最珍，銷魂又見玉樓春。

楊妃新浴嬌無力，虢國承恩粉乍勻。

花不驕人真富貴，詩能名世亦天真。

沉香亭畔闌干倚，絕代風流妙入神。

挹香聽月素吟畢，向花一笑，續成紅、紫二絕，高聲朗吟了一遍，遞與月素。月素接過一看，見上寫：

◇紅牡丹

蹁躑舞態小亭東，占盡群葩一捻紅。

若使芳君能解語，小窗紙帳可春風。

◇紫牡丹

迎風醉態欲魂銷，色借胭脂一點描。

濃豔本來瑤圃種，移來亭畔不勝嬌。

月素看畢，笑道：「君詩該罰三觴。」挹香嘆道：「有甚該罰？」月素道：「君詩雖佳，惜鍾情於花外，豈不要罰？」挹香笑道：「我豈吝此三觴而妨卿之意？但我於花月之間，實有深情，今對芳華，能無有書生狂態耶？」月素道：「牡丹雖已萌芽，還宜含容以待春風，豈可賦此情語。我恐感動花心，如趙師雄之妖梅，君亦不免。」

時挹香已醉，聽見感動花心之語，便滿斟一杯，走近花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吳下癡生金挹香，今日相對名花，足慰狂生岑寂，真我知己。倘花宮無伴，即羅浮之跡，亦可追隨。今茲水酒一杯，聊與芳卿為壽。」祝畢，以酒灑花，醉歌不已。月素道：「君感慨太多，鍾情特甚，得無近顛狂者耶？」

挹香道：「杜老有『見花即欲死』之句，穆宗有惜花置御史之事，吾輩鍾情，能不寢饋於是花乎？」兩人相視而笑，俱覺酩酊。

月素因醉入內，挹香屏退侍兒，且不去睡，獨坐亭中，將玉簫吹動，音韻淒涼。月暗雲移，星橫斗轉。

忽覺微風拂體，香氣依人，挹香諦視之，見一垂髫女子，淡妝靚服，且卻且前，在花陰之下。

挹香喜溢眉宇，忙上前深深一揖道：「寂寞園亭，忽蒙仙子降臨，實為萬幸。但不知誰家仙女，何由深夜至此？」

只見那女子低鬟微笑，半啟朱唇，嚶嚶鶯聲的說道：「君不問妾，妾亦不敢言。妾實非人，乃牡丹花神也。感君贈詩灌酒，不勝鍾情，故特輕造以鳴謝耳！」挹香道：「適與契友對花小飲，偶爾成吟，驚動芳卿，竟辱臨堂謝，僕何敢當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月光之下偷覷那女子，裊裊如風扶嫩柳，輕盈如不勝其衣，芳氣襲人，不覺靡然心醉。乃逼近一步，笑道：「既蒙芳卿賜顧，必然慰我岑寂，何竟一無所言耶？」

女子道：「非妾吝言，第恐耳目較近，不敢遽言。今既夜靜，諒必不妨，妾當以實相告。妾為愛才如命，方才聞君佳句中有解語之詞，雖近輕佻，卻頗風雅。妾因窺君之貌與此詩相似，不覺感動中懷，故不避自薦，來踐春風之約耳。」挹香狂喜道：「誰知拙作竟成司馬琴心，我金挹香豈福仙福，何其一齊修來。今夕得感芳卿之高意，但此間露重衣單，請入亭內談心。」遂攜手同迴環翠亭，比肩而坐，覺芳香鑠骨，已覺搖曳心旌。因笑道：「夜將午矣，莫再因循。」女子微笑不答。挹香正欲求歡，忽聞月素命侍兒催挹香歸房。女子聽了，便起身告辭。挹香疾忙趕上，欲思挽留，不料失足一跌，忽然驚覺，卻是一夢。

原來身坐椅上，竟瞌睡在牡丹花畔，只見蕊含濃露，花氣依人，月落參橫，不勝惆悵。回思夢情，恍然在目。時已夜深，西風悄然，絕無人響。只得回房，將此事細告月素。月素將信將疑。遂和衣而寢，輾轉尋思，不能穩臥。正是：

春色惱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
次早起身，往牡丹花下，對花感慨了一回。然後回家，至書室中俯几尋思，那昨夜美人果然姣小嬌美，態度輕盈，可恨不做美的侍兒驚散，不然已追劉阮之高風矣。如今反弄得狐疑工莫解。忽又想到：「我金挹香好癡也。這是一場春夢，怎麼當起真來，豈不好笑？然既是夢，怎麼有言語姿容可考？既不是夢，怎不見有一些形跡？莫非是花魅不成？然辨其情，觀其人，聽其自稱花神之語，或因我一片深情，花神果來憐我而有此遇，亦未可知。如今我不要管他花神花魅，今晚再至舊處試他一試，倘有奇逢，必能解我疑矣。」一霎間便有無限猜疑。

等到黃昏，吃了晚膳，至月素家坐了一會，獨自一個，仍至花邊坐了半夜，毫無一些影響。不覺浩然歎曰：「春風之約謬矣。名花何欺我哉？」四顧寂然，興致寥落，無奈歸房。到了明夜，又往園中尋夢，仍然未見響動。一連等了三四夜，竟無形跡。心下□分不信，道：「果真花魅，不見花神矣。」又輾轉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前宵明明是花神，決非花魅。今晚不如再到花前哭訴衷腸，看他如何。」

是夕，挹香又至花前尋夢，果見花陰之側，早有人行動。挹香道是月素使的伎倆騙人，躲入暗處窺探，原來就是夢中美人。挹香如獲珍寶，即上前相見道：「卿好忍心，使我在風露中翹待這四五夜。今日相逢，又不要負此良宵了。」

那女子雙眉柳鎖，低低應道：「與君緣淺，其奈之何？」挹香笑道：「只要芳卿不棄，有甚緣淺？」我金某決無薄倖，致負芳卿？」

女子道：「賤妾豈敢棄君，因無可奈何耳。」挹香道：「芳卿今夕言語支吾，意欲背負前盟乎？不然，有甚奈何之勢耶？」

女子道：「妾自前日與君相遇，欲慰君寂寞，不期驚散，意謂此夕定好完願。不料此園花神之主說我盜竊春容，獻媚惑君，大加狼藉，不許妾托根此園。已遣妒花風雨二將貶妾遠置揚州，限定明日起離故土，不能少緩。今因花主赴宴去了，故得潛來一會。從此與君長別矣。」說罷，黯然悲泣。挹香驚訝道：「何物花神之主，卻如此可惡，卿又如此恐懼於彼？」女子道：「此園春色皆此花神執掌，俱聽其指使，焉得不懼。」挹香淒然道：「然則只此一回，以後不能再會了。」女子泣而不答。

挹香見其花容慘淡，珠淚盈眸，情不能遣，舉袖向拭。正在淒切不捨，忽烏雲四起，星月無光，女子扯挹香大哭道：「風雨二將至矣！」君請自加珍愛，幸勿以妾為念。」語畢，化陣清風而歿。挹香爽然若失，四顧寂然，頃刻風雨大作。無奈在亭中坐了良久，暗暗悲切了一番。正是：

莫羨書生多豔福，到無緣處總緣慳。

俄而風雨俱停，月光又起。挹香重至花前，見一枝牡丹連根拔起，花容憔悴，非復從前。乃撫花大慟道：「我金挹香害汝矣！」

於是痛哭一回，又仰天長歎道：「我金某幼負鍾情，常游花國。雖時遇名姝為伴，而奈何所如輒阻，中饋猶虛。莫非月老斧柯

不利，抑為紅絲已斷，不能為人繫姻婭緣乎？」其或欺我金某疏狂，故為作難乎？月老阿月老，你可知聰明正直之為神。你若徇私欺我，使朝夕無心書館，誤我功名，只怕你也要上千天怒的。」

挹香侃侃的陳了一番，然後回房，告知月素。月素道：「花妖月怪，如此多情，無怪你要眷戀。雖屬情之所鍾，還望以魯男子之心腸遠此魔境為妙。」溫香歎道：「如此佳人，溫香軟玉，即魯男子寧不醉心哉？」言訖安睡，不表。

且說挹香在園中對天怨罵，深怪月老無情，一番言語，亦不過逞其抑鬱，嘯傲生平素志而已。誰知早驚動了兩位神祇，一是散花苑主，一是月下老人。二位從蓬萊山赴宴而歸，經過吳中，覺一段怨氣直達雲端。二仙撥開雲端一望，乃是南瞻部洲蘇州城內，見有一人儒生打扮，在那絮絮叨叨，深咎月老。月老□分大怒，立傳當方土地查明其人，方知是長洲金挹香。月老向散花苑主道：「金某乃我座下一個仙童，擅敢在著人間毀謗神祇，妄憎舊主，狂妄已甚。今已得遇二□六人，其中有二人是他側室。其正室亦是我座下的仙女，現在園跡歌樓，明年始能相會。今他侃言功名致誤，亦是懇切之詞。我當請命於梓潼帝君，確查功名簿，然後定奪。苑主以為何如？」苑主點頭稱善。於是二仙分別，月下老人即往帝君處請見。

不一時，已至文昌宮，謁見帝君，細陳一切。帝君即命掌祿使者確查金挹香功名。不一時，使者回稟帝君，道「查得金挹香功名該在二□歲入泮，二□四歲舉賢書」等語。月老告辭歸院，議定其事，即命蜂蝶使往蘇州，夢中指示挹香一切。我且不表。

再說挹香自從那日花園中一番抑鬱，又加受了些寒，忽然生起病來。朝寒夜熱，沉重非凡。月素隨侍藥爐茶灶，衣不解帶者數日。看看病勢轉深，或昏昏睡去，或囁語駭人。月素□分無主，遍訪名醫看治，效驗毫無。或醒時囑月素送回家裡，月素道：「君病在身，不可勞動家中，我當為君托詞回覆可也。」挹香道：「在此雖好，無如我心裡不安。」月素道：「君請放心，老母處妾當摒擋。藥餌之資，我可措置。君安心靜養，自然災退病安。」挹香甚屬感激。

又幾日，眾美知挹香有恙，俱來問候。慧卿亦帶了小素回到月素家問好。小素愈加關心，嗣後時時獨往月素家探望。

再說家中見挹香□餘天不歸，□分著急，即往鄒、姚、葉幾家打聽，俱無下落。只得托拜林四處尋覓，意謂你們好友，無有不知之理。拜林無奈，往各美人家訪問，直至月素家方遇挹香，始知抱病在身，商量回覆家中之事。挹香道：「可說我在友人家遇著了一個朋友，同至鄉間看會，曾托人至家回覆諒其人失言。說你在某處看會，打聽確實，下鄉會見，約在月初歸來。可好？」拜林道：「如此說法，倒也使得。」於是叮囑挹香保重，依言回覆。鐵山夫婦既得著落，稍稍放心，惟嗔怒其下別而行，拜林代為解釋了幾句而歸。

再說挹香在月素家養病，幸有二□幾位美人終日過從服御，然病勢終難遽輕，不覺已逾半月。月素無策可施，同麗仙道：「妹聞白善橋觀音大士仙方□分靈感。明日乃是月朔，妹欲同姊姊往求仙劑，未識我姐以為何如？」麗仙道：「月妹之言是也，我們明日同去可也。」挹香聽了，也□分感激。

不知服了仙方靈驗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